

博物馆里的旧报纸

蔡湛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作为再现南方油城开发历程的一扇窗口，露天矿博物馆不仅以大量的图片、文物唤醒人们的油城记忆，还收集展示了记载这段不应湮没历史的报章，印证了峥嵘岁月和奋斗轨迹。在一张张已经泛黄的旧报纸背后，是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搏击风云砥砺前行难忘的往事。

记录石化产业的高光时刻

2023年5月12日，是茂名石化建厂68周年的日子。应茂名石化化工分部团委的邀请，我为乙烯团员青年作参观露天矿博物馆的讲解。当走到石化发展序列时，一位团干部指着展柜里的一张羊城晚报对我说：“这不是你的报道吗？”我仔细一看，原来是1989年10月7日羊城晚报一版头条刊登的新闻《茂油——广东最大摇钱树》，报道该公司成立至1989年，为国家提供积累68亿元。那是在国庆40周年前夕，我在考虑如何宣传茂名石化成就时拟出了主题：30年前结束了广东无油历史，30年后成为广东向国家提供积累最多的企业。经过到生产一线采访，我掌握了企业乘改革开放春风实现综合实力跃升的大量素材。茂名石化不仅生产技术走在全国前列，而且每两年向国家贡献一个茂名石化。文章写好了，标题让我颇费心思。羊城晚报素来对标题要求鲜活醒目，夺人眼球。几经斟酌后，我从当时广东电视台一个引导农民致富的节目《摇钱树》得到启示，拟了“茂油——广东最大摇钱树”标题。

没想到40多年后，当年的新闻成为茂名石化高光时刻的历史

见证。

开发石油城的最早记载

茂名石油基地建设是为新中国工业奠基的156个重大项目之一。在当时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300多亿元的困难条件下，拿出13亿元开发茂名石油基地，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极其重视，也成为当时报纸关注的重点。从露天矿博物馆展出的旧报纸中，我们今天依然能感受到对新兴石油城宣传的热度。1957年11月14日南方日报一版刊登报道《广东石油城建设序幕拉开》，是迄今所能查到的关于茂名开发的最早报道。这篇报道首次披露了茂名石油储量丰富，以年产页岩原油100万吨计算可供开采50年以上，而且从页岩油中可提炼出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优质航空油。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上世纪50年代，国内石油产量不足100万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大量石油的情势下，茂名油城开发引起各方极大关注。1958年3月8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茂名兴建石油城》，还同时播发了茂名的区位地图，让人们知道茂名这个新兴城市的地理位置。

在露天矿博物馆，一张60多年前的羊城晚报引起人们关注。1958年5月29日，羊城晚报在一版刊出消息《茂名页岩油厂向毛主席报喜》，文中提到，茂名页岩油开发筹建处最近把一小瓶首次生产的页岩油寄给毛主席报喜，随后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回信：“寄给毛主席的信一封、页岩油一瓶都收到了。祝贺你们在南方原

野上提炼出第一瓶页岩油。希望你们鼓足干劲，加速试验，争取早日生产石油，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195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图片专辑《茂名市——建设中的石油城》刊出了矿山开采现场、页岩试验厂、公馆火车站等图片，让正在崛起的南方油城进入全国读者视野。

创业精神的历史记载

露天矿博物馆展出的旧报纸是艰苦创业火红年代的生动记载。1959年2月18日南方日报一版《茂名石油城全面紧张施工》写道：“这座城市建在贫瘠多灾的鉴江平原上，附近没有工业基础，农业生产比较落后，所需建设物资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外地供给，但常常不能满足要求。但职工们并没有向困难低头，投入生产原材料义务劳动。仅两个月，全市用土办法生产的砖瓦占施工总量的3成，挖煤6000多吨，自制车辆与机械实现水平运输车子化”。

1959年9月14日羊城晚报的通讯《移山造海采页岩》，再现了开发页岩矿山的难忘历程：“铺设第一条铁路时，铁轨是用肩膀抬进来的，枕木是爬山涉水从信宜大山采回来的，道渣是职工和家属从山上捡回来的。没有抬道机，几个翻砂工在简陋的工厂想办法铸出来。就这样，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展开大规模挖掘，挖出的土方筑成高宽各1米的堤，可以绕赤道34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在茂名开发中得到充分体现。195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新

闻《茂名页岩联合企业开始筹建》提到，石油工业部开始在广东茂名筹建一座巨大的页岩油联合企业，煤炭工业部成立了露天矿筹建处，并调集干部和技术工人。建筑工程部中南建筑工程局计划在年内完成施工基地十四项工程的80%到90%的工作量。铁道部采取措施，将黎湛铁路通往茂名工业区的廉茂（河唇到茂名）支线提前通车。为了解决工业用水的水源，广东省决定提前一年修建工业和农业灌溉综合利用的良德水库。广州市自来水厂除了为茂名设计水厂外，还为茂名水厂包培培训并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及老技工。为了配合机电厂投入生产，广东省委决定从广州等地抽调几百名老技工来支援。

今天，茂名成为我国最大炼化基地之一，我们不应忘记全国人民的支持。

寻觅城市成长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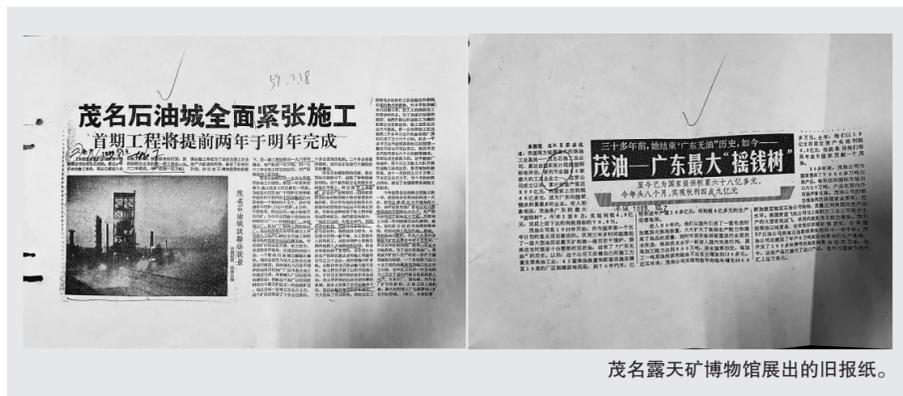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是茂名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建市之初，建设者是如何规划建设家园的，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可以找到其中的足印。

1960年3月7日羊城晚报的长篇通讯《油城行》，让我们得以认识油城雏形和整体规划。其时，茂名的主城区还在河西，报道提到：“这不过是暂时的市中心，市中心马上要转移到河东区，将扩展到一千多公顷，容纳50万人的生活。这里是工业城市，住宅区既要接近工业区，又要保持空气的清新，设计师除了选择上风口建市区外，还设置一公里的防护隔离，让工厂的煤烟与其他气体会不会侵入市区”。在当年的规划中，茂名将是一座绿色城市，人均绿地面积60多平方米，市中心的

文化公园占地56公顷，还规划了站前公园、百果公园，沿小东江两岸将建河滨公园、香荔公园、河西公园等，城东还有环城绿带，给城市镶一条美丽的花边。

读了六十多年前的报道，人们可以感受到当年设计者的前瞻眼光。《油城行》这篇通讯中提到：“规划市区每个街坊大概住4千到1万人。他们的学龄儿童，就够办一所小学和若干幼儿园。小学生上课，不用穿过大马路，爸妈把孩子送至附近的幼儿园，就可以上班去了。主妇们要买日用品，街坊里有菜市场、储蓄所、邮电所、报刊亭和医院门诊部……”建设者在为国家建设宏大的工业基地时，也在描绘兴建一座美丽的宜居新城。

凡人艰苦创业，一甲子风云变幻。从旧报纸中重温油城创业故事，从中汲取奋斗精神与发展智慧，无疑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茂名露天矿博物馆展出的旧报纸。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十二)

许向东

第五章 党部主委请贵客 尊贵卑贱新观念

正是凤凰花开时节，南中校园里那一行的凤凰树，鲜花盛开，争妍斗艳，铺天盖地，像一片火红的海洋。梁深远离开，新校长到任，南中师生沉浸在欢庆氛围。

晚上，食堂挂起汽灯，举行驱梁庆功宴，摆了几桌。朱也赤、校长、老师、校董会董事都来了。朱也赤和大家相谈甚欢。有位老师不解地问：“朱主委，为何还有几个空位？”朱也赤微笑着解释：“几位贵客因为工作忙，稍迟来。”

不一会，朱也赤起身：“各位，我去把贵客请来！”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贵客未来？大家正在猜测，只见朱也赤走到后厨，把五位听差（即校役）请了出来。说是“请”其实是连拉带拽：“你们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来！出来一起吃饭喝酒！剩下的一些工作由几个同学代劳！”早就准备好的几个同学迅即进去接替了校役的工作。坐在席位上的人们都惊呆了：原来朱也赤说的“贵客”竟是这些听差？听差是“下人”，都是些不识字的粗人，做的是学校里的杂务，例如厨房、传达室和搞卫生这些卑微的工作，平日与教师在校园道里相遇，他们是从来都低头闪避，等教师先过。否则就会被视为失礼的。南中开办十年，从来没有过听差和校长教师一起坐席吃饭的。这几个听差坐到席前，却迟迟不敢入座，面面相觑的在那儿站着。朱也赤上前亲热地一个个把他们摁到座位上，有几位老师，出身显赫家庭，见到这几位粗衫粗裤，粗手粗脚的校役和自己坐在一席，觉得大失所望，浑身不自在。但又不好意思发作，因为朱也赤是个党部主委，身份了得。于是一个个起身告辞：“家有要事，很对不起。”朱也赤倒不见怪，笑道“你们有事先走，

这在情理之中。”转身对几位听差说：“你们平日为学校的方方面面事情忙碌劳作，非常辛苦。这次驱梁成功，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接着，朱也赤继续和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吃饭喝酒。

驱除了梁深远等人，朱也赤不时来到学校活动，和师生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那天下午，是学生放假的时间，学校的几位听差校园除草搞卫生，朱也赤见到，走过去拿起锄头和他们一起锄。锄头抢过来，恭敬地说：“朱先生，这是我们下人做的事，要是让校长见到你和我们一起做，他会怪罪我们的！”

朱也赤微笑着说：“不要紧的，现在校长换了，学校已经不同过去。再说我们都是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上下人之分。我们将要建立的新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尊贵卑贱！”

这时，潘襟江、张汝庚、江仲奇、莫煦凡等几位同学正来找朱也赤，朱也赤对他们说：“来！你们都过来，一起七手八脚地把这点活干完。”

这几位同学面面相觑，一时有点发呆。“这，这，这是下人做的事……”江仲奇不好意思的红着脸，欲言又止。

“人人都是平等的。你们还说要坚决革命到底呢！却连这点事都做不来。我们搞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底层的人们，只有摆脱高人一等的旧思想，和底层的劳苦大众一起奋斗，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才能成功”朱也赤关爱地劝导。

“老师，你说得对，我们这是旧思想作怪。”江仲奇诚心地检讨说。于是这几位同学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愉快地参加劳动。

朱也赤将听差请到上席来和校长老师一块来喝酒吃饭，还领着学生和听差们一起做杂务劳动，这两件事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茂名，改变了人们对事情的认识。许多人感到不解：读书人和

听差这样的下人搅到一起，高低贵贱都不分了，这还成什么体统？有的人说，朱也赤也是一个“读爆书胆”的“怪人”。而广大民众更多地对朱也赤产生了亲切感，都说朱也赤最向着底层人民，一心为着劳苦大众。于是广大民众更加拥护革命，支持革命。直接经历此事的当年南中校役朱旭芬在几十年后的1975年和1980年两次向笔者谈起这件事，仍然难掩当年此事对自己的震撼，他说：“朱也赤竟然这样看起我们下人！这是自己一世都记得的两件事情！”而在1927年4月18日茂名发生反革命政变后，朱旭芬冒着生命危险将朱也赤送到梅寨。这是后话。

看到江仲奇等学生的表现，朱也赤思考，在学校发展一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驱除一些反动分子，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引导大批青年学生摆脱旧思想束缚，提高觉悟，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责任更重大，路程长远。

对江仲奇的家境情况，朱也赤是了解的。江仲奇今年19岁，据说他家与曾任广东省长的杨永泰有亲戚关系，父亲江有财曾在省城做官，是桂山有名的大地主富豪，有土地数百亩，建有豪华大庄园，自小过着人上人的富贵生活。来南中读书，开始家里还安排了丫环跟从侍候，后因为同学笑话，才将丫环打发回去了。后来他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随革命，成为学校中一名活跃分子。他爱读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人士的书。他痛恨反动的官僚地主统治阶级，经常发表批判不合理社会的言论和文章。时常跟同学说“这个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归结一句话，就是人吃人”，“梁深远是旧社会的卫道士和殉葬者”之类的话语。为此，没少受到梁深远的责骂。要不是畏惧江仲奇的家庭的显赫背景，梁深远早将他除名了。江仲奇父亲听说儿子在学校的表现，很替儿子的前程着急，多次跑来学校训斥“逆子”。

（未完待续）

难忘生命中的当兵岁月

李珍

金秋时节，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今年11月7日，西樵山下的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茂名荣军在这里欢聚一堂。当我迈进医院一楼大厅，穿上绿色军装，戴上帽徽领章照相时，昔日参军服役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保家卫国入军营

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我经常听老师讲董存瑞、黄继光的战斗故事；在村里，经常听退伍军人李文生讲抗美援朝在朝鲜与美国鬼子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小小的心灵受到了英雄事迹的感染。1962年，涌到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听了非常气愤。从此，我立志要参军服役，保家卫国。

1965年12月，部队征兵，我立即报了名。可是，大队党支部王书记说我不久工作不久，不同意我去。决心已下的我没有放弃，多次去找民兵营长李兆荣说情，最后才同意把我的报名体检送上公社人民武装部。体检的那天，我第一个来到大队集合，高兴兴来到县人民武装部体检。政审、体检合格，我光荣入伍，被分配到55军164师492团二营二连当战士。

狂风恶浪何所惧

每当战士们唱起“革命战士奋战田洋，狂风恶浪脚下踩，千难万险阻挡……”这首歌，我不禁想起当年部队抗风抢险的动人情景。

广东汕头田洋生产基地，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发源地，是部队战天斗地创立起来的，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1968年11月，我所在的164师全体指战员，满怀激情来到这里执行军农生产任务。

1969年7月28日清晨，狂风呼啸，电闪雷鸣，暴雨如箭，18级强台风席卷田洋。部队的住棚被卷走，大堤的行人被吹倒，为了保护基地两万多亩良田和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全体官兵顶风冒雨日夜奋战在大堤上。突然，海堤决口，扔下去的沙袋和石头被水冲走，官兵们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手拉手、肩并肩，筑起一道人墙，挡住风浪，然后再放石头和沙袋叠起，堵住了缺口。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上午10时左右，百年不遇的特大海啸席卷而来，整个田洋成了茫茫的海洋，战士们很快就被海浪吞没。

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表现得十分坚强，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与海啸英勇搏斗。我们抓住竹杆、木条、飘浮物等，在水上漂浮，随浪逐流，有的飘出大海一百多公里。大家忍着饥饿、疲劳、伤痛坚持着，直到深夜海面转风，海浪把我们打回海岸边，终于死里逃生。在这次抗风抢险中，全师553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狂风恶浪何所惧，一片丹心为人民”的英雄赞歌。

甘洒热血保边防

踏着英雄足迹走，革命传统代代传。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以田洋的英雄为榜样，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

当时，我是164师政治部的新闻干事。战斗打响前，政治部陈副主任对我说：“新闻工作者要到前线与官兵冲锋陷阵，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文章。”于是，我来到491团打穿插。1979年2月16日傍晚，我来到了该团。顾不上休息，我立即和团机关的同志一起锯树斩木搞隐蔽部。扛树木时，我两肩磨破了皮，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但我咬着牙坚持着，一直到凌晨四点。

1979年2月17日清晨，广西边防前线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打响了。炮火一停，我和该团指战员向前穿插，边跑边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们按时穿插到越南坂，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打掉了敌人一辆运输车，活抓了女公安屯长及16名俘虏，消灭敌人335名。

攻打凉山前夕，部队总结休整，搜索残敌，做好战前准备工作，而我则抓紧空隙时间下连队采访，了解部队的战斗情况和官兵的英雄事迹，在战壕里写稿。听说侦察排的同志深夜到通联侦察时与越南巡逻兵相遇，排长机勇敢先敌开火，消灭了敌人一个班12人，第二天上午，我就冒着危险越过敌人封锁线，带着2名战士爬山越岭到该侦察排了解战斗情况。我还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爬过三座山头，到反伏击成功的三营八连采访，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及时向团机关和领导汇报。

一天早晨，我和3名战友爬山越岭到九连采访，当我们来到阵地前沿约30米时，突然被正在河沟洗菜的炊事兵叫停：“不要过来！这里有地雷。”原来，每到夜

晚，连队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便在阵地周围埋上地雷。如果向前再走10米，地雷就被踩响了，多险呀！

2月27日早上，攻打凉山的战斗打响了！怒吼的炮弹象雨点般射向凉山，顷刻间整个凉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喊杀声震耳欲聋，我与该团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勇猛冲击，打退了敌人的阻击，迅速攻陷了凉山。整个凉山战役，我们重创越军王牌师316师7个团、25个营；消灭越南第3师、345师、346师、338师等，击毙敌人47700人，俘虏敌人2173人，粉碎了越南不破的神话。我荣立了三等功。

自学成才立新功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11岁时母亲去世了，只好在家带不满1岁的弟弟，我读到五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入伍后，我被分到二连二班。当时，班长蔡朴琛是连队报道组长，一有空他就叫我帮忙抄稿，还教我写文章。我虚心好学，不懂就问，多写多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稿件分别被《广西日报》《广西电台》《战士报》《中央新闻通讯社》采用。我从连队通信员提升为文书、副指导员兼二营报道组组长。

1969年，我营报道组刊登稿件126篇，其中《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等25篇，《战士报》《南方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台》等101篇，被广州军区评为先进报道组，在全区报道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报道组荣立集体二等功，我荣立个人二等功。

从此，我更热爱新闻宣传工作，我先后被调到492团、164师、55军新闻报道干事，做出了突出成绩。对越自卫还击防的2个多月，我有56篇稿件被采用，其中《人民日报》篇，《解放军报》5篇（头条头条1篇）。我任团宣传股长及团政治处副主任的5年间，刊登《解放军报》6篇，《战士报》和省报电台50余篇，受到部队领导的好评，我荣立三等功。

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我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工作中任劳任怨。在电白县任县委组织部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我继续努力写稿，宣传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报道战友在部队的事迹，有多篇文章被《茂名日报》等报刊采用。19年的当兵岁月，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